

最后的眼神

◇淇滨区 李凤臣

张合禹是我相识相交相知三十年的好友,我俩无话不谈,情同家人。

无论是三十年前的农民、花工,还是后来的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甚至于是再后来的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师、河南省民间工艺美术大师以及政协常委,各种学会、协会的会长、理事等等头衔,光环纷至沓来,他始终称呼我“凤臣弟”,我也一直唤他“合禹哥”。

近两年来,一向身体硬朗的合禹哥不时腿脚痛、腹不适,且日渐消瘦。尽管他也去过几个小医院看了看,吃了一些药,用了几个土方,但总未找到病根儿。

今年4月3日,年近八旬的河南省民间美术学会会长倪宝诚先生来看他,他看到在全省赫赫有名、德高望重的倪老师虽年事已高,但壮心不已,谈起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宣传和发展民间美术还是雄心勃勃,豪气十足时,深受感动和激励,表示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再好好干上几年。

那天,在大家眉飞色舞,谈兴正浓时,趁合禹哥去卫生间,倪老师和我都恳切地嘱咐志强(合禹哥之子):“去大医院好好为你爸爸检查一下身体!就他的性格,没有病,他绝不会喊这儿疼那儿痒的。”

一个月之后的五月初,当时我有事在北京,志强打来电话,说他爸查出食管有点问题,准备住院做手术。

我想着,手术顺利,七天抽线,十天半月出院,我兄弟俩说话的机会还多着哪!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合禹哥做了食管手术后,十天后感染了肺炎,接着又出现胆囊淤积,不得不

做胆囊手术,术后肺炎没能更好地得到控制,呼吸日渐困难,只好戴上了呼吸机。别说是他说话了,就是去看望他,也只能在重症室外的走廊上向其子女问问病况。

说起志强这孩子,也真是难找的。为了救他爸一命,不惜血本,先后转了四家医院。

不论转哪家医院,我每天与志强通一次电话,及时了解合禹哥的情况。一边为他每况愈下的状况叹息,一边祈祷奇迹能够发生。

尽管合禹哥病得这么重,而我却一直相信他能挺过来。因为他确实不想走,不甘心走,他还有很多心愿未实现:花园园林公司搬迁,新园子正在建设中;民间博物馆设计方案已定,但还未建设;根雕、盆景,收藏等项事业正在上台阶……

不愿听到的消息还是传来了。7月14日下午约6时,志强打来电话说:“正送我爸回家呢,已经过了黄河桥。叔啊,你想见我爸一面,就去我家吧。”

当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迈进四楼合禹哥的家门时,只见合禹哥戴着呼吸机,身上插着好几条管子,面色蜡黄,目光呆滞,颧骨高耸。他的两个女儿正跪在他身旁,为他做最后的擦拭。

我走上前俯下身,低声喊道:“合禹哥,我来看你啦!”

这时,只见他那呆滞的目光循着声音找到了我,眼睛突然明亮了,专注地盯着我,嘴角抽动,似要说话。我连忙安慰他:“合禹哥,你已经到家啦。放心吧,别激动!”

他平静了一会儿,忽然,又用目光盯住我,眼神特别有力,随之,只见他胸脯剧烈起伏,嘴张了几张,眼角溢出泪花来。我知道他想

说什么。哽咽着连忙说:“合禹哥,我会继续帮志强的!你就别操心啦。”

又过了几分钟,他才慢慢地安静下去。

合禹哥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两次专注地盯着我,眼睛两次向我“放电”,拼尽全身之力在向我嘱托、倾诉、叙说。

尽管他一句话也未能说出声来,但是我完全清楚他说了些什么:一是他表达我俩三十年来的深情厚谊;二是希望我今后更多地帮帮志强,志强毕竟还年轻;三是他致力十年建设的民间博物馆未能建成,死不甘心;四是他倾半生心血收集的精品珍玩于2010年除夕被盗,至今未能破案;五是对一些部门工作人员的官僚作风、办事拖沓极为愤慨;六是身为一个平头百姓,一生奋斗,事业有成,后继有人,也感到了些许满足……

呼吸机取下来,不一会儿,合禹哥安然长逝。

这距他度过70周岁生日刚刚9天。

再也不能与亲朋好友欢聚一堂,说说笑笑为他过生日了。

再也不能到他“淇上园”门前的凌霄藤下说天道地了。

再也不能伴随他转古玩店、旧书摊,听他讲解了。

再也听不到他亲切的“凤臣弟”。

但是,合禹哥的眼神永远铭记在我心中。它激励我做人要善良,要乐于助人;它激励我做事要勤奋,“一日空过,有负三餐”;它激励我为保护、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及民间艺术,献出微薄之力。

合禹哥,安息吧!

我儿子说了……

◇孙道荣

社区要做一些居民登记,委托我负责家附近的几栋楼。

白天要上班,只能晚上做,挨家挨户敲门。那天,到7号楼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门打开了一条缝,探出一张苍老的脸。隔着防盗门,老太太一脸警惕地问我,什么事?我告诉她,我是2号楼的住户,帮社区做居民登记。老太太上下打量我几眼,我儿子说了,晚上不安全,不能让陌生人进屋,你还是明天白天来吧。

隔天我轮休,继续去7号楼登记。老太太看看我,认出来了,“你是前晚来登记的那个人吧?”我点点头,指指菜篮子说,您买菜刚回来啊,好像都是蔬菜。老太太呵呵笑了,我儿子说了,老年人要多吃新鲜蔬菜。

老太太客气地将我请进屋,执意为我沏了一杯茶,自己却倒了一杯白开水。我问老人,您自己不喝茶啊?老太太摆摆手,我有老胃病,我儿子说了,这种情况最好常喝白开水,不伤胃。

我笑着问老人,平时一个人住吗?老太太点点头,五年前老头子走了,就一个人住了。我问她,子女怎么没住在一起?老人摇摇头,我儿子说了,他的工作很忙,单位离得远,孙子的学校也不方便,他们就搬出去自己住。老人招呼我喝茶,接着说,不过我儿子说了,他每个星期都会回来看我的。

信息很快就登记好了。本来想起身告辞,老太太热情地邀我再多喝几口茶,我觉得老人平时一定很孤单,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就又坐了下来,干脆多陪老人讲讲话,反正居民楼里白天也没什么人,登记不了几户。

没想到老太太很健谈。老人告诉我,以前她在一家工厂上班,还获得过厂里的三八红旗手呢,言语里充满了自豪。还告诉我儿子在哪儿上班,媳妇是做什么的,孙子在哪所重点高中读书,说起这些的时候,老人的眼里流露出无限的满足。

有意思的是,每讲几句,老太太总会加上这么一句,我儿子说了,怎样怎样,我儿子说了,如何如何。

正聊着,老人家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老人忙拿起话筒。没讲几句,就挂了,看得出,对方很仓促。放下电话,老人的神情忽然有点黯淡,低声说,儿子打来的,我儿子说了,最近单位里事情太多,这个星期天他就不过来了。老人瞅瞅我手里的登记本,我理解他呢,你看看,你们年轻人,正是忙的时候呢。

时间差不多了,我起身告辞,老太太站在门口对我说,忘了告诉你,我儿子说了,等孙子考完了大学,就带我坐飞机去桂林玩,我这辈子还没坐过飞机呢。

我扭头冲老人笑笑,老人的眼神里,满是期待和自豪。

忽然觉得,老太太每次讲起“我儿子说了……”时,样子多像一个孩子总是跟别人念叨,“我爸爸说了,我妈妈说了……”孩子长大了,父母老了,曾经强大的支柱,现在反过来需要我们做子女的来支撑了。时空只是稍稍颠倒了,温暖而苍凉。

又闻蛙鸣

◇淇县 杨开亮

再酷热的夏也经不起三五场酣畅恣肆的雨

这些年北国的疆土河流大都有些口渴君不见那滚滚之水天上来的极其壮美辽阔的黄河也曾哽咽断流更别说从我们门前悠悠流淌的这一条诗意的淇河

无须寻寻觅觅只需坐在新落成的恢弘洁净的办公楼里我就能俯瞰一地的绿肥红瘦锦绣流彩燕燕子飞 颀之颀之

更要命的是我的身心从此陷入了此起彼伏的呱呱蛙鸣 嘤嘤草虫

再也无法自拔如同啜饮着一坛经年老酒醉卧在淇园深处手捧着发黄的《诗经》率性迷离聊发狂歌且谣

访子山下

◇鹤山区 郭晓东

雨后翌日逸逸而上红绿有致错落柔和晨曦遍洒弥漫净澈空气里随性

时空倒置仿佛穿越变革中的春秋战国翩翩跹跹几只仙鹤峭壁之上伫立一飘然童颜老者

快步迎上前去却击碎了似梦幻的意境轰隆的机器鸣响竖向天空的楼宇大厦

一个新的时代到来雨霁的展颜访子山脚下姜河不息川流恰若倔强奋起的鹤山子民

武陵春·淇水唱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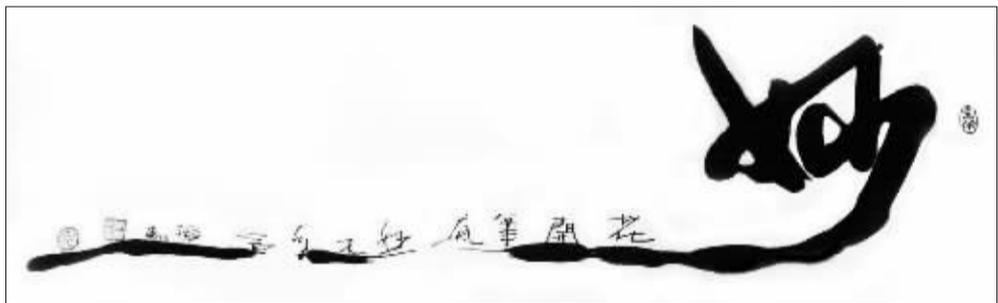
◇淇滨区 黄土

闲来淇河许沟小钓,日暮未获,聊无趣意。忽闻几声呼哨犀利,举首望,但见高处夕阳下,一牧鸭少年正含指挥臂帅鸭群晚归,嘎声四起,好一幅《淇水唱晚》图。

许家水湾鲤未见。日暮不听放,海弹^①高抛放长线,谁道未尽欢?

忽闻口哨三长短,来了鸭军团。少帅^②高处奋一呼,身后杀^③声一片!

注:①海弹:用于海竿垂钓,有多个鱼钩隐于其内的团状鱼饵。②少帅:此指牧鸭少年。③杀:此指鸭群嘎叫声。



妙(书法) 李振凯 作

登南天门

◇淇县 黄强

南天门,是独一无二的南天门,乃朝歌云梦山八卦城之南天门,非泰山之南天门,非他地之南天门也。然,此南天门却比泰山之南天门更具神韵,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个周末,我随领导陪同京城的几位贵宾游览云梦山,登南天门。

这是一个秋雨连绵的日子,出朝歌城西南行驶15公里,来到了太行山东沿的云梦山风景区。我们先参观了中华第一古军校遗址、上圣庙、云梦山山顶草原,最后来到南天门。南天门位于云梦山景区山顶草原北部,是由台湾混元禅师率众台湾同胞捐建的一处大型鬼谷子文化纪念场所,是八卦城的一部分。只见它绿瓦青柱,飞檐凌空,矗立在云梦之巅,通高50多米,上有混元禅师手书“南天门”三个大字,台阶以上基础部分是混元禅师的泼墨写意画“九龙壁”。西南侧有一根“龙柱”立地擎天。

南天门主体部分五门六柱,两面共十二柱,上面分别用八卦卦符书写对联,该对联博大精深,包罗

万象,非常人能够悟解。我们沿台阶而上,登临南天门,越是登高就越感到震撼。

南天门雄伟壮观,气势恢弘,凭栏远眺,让人豁然开朗,心旷神怡。在我们的身后,八百里太行山绵延而来,到此戛然而止;脚下是悬崖峭壁,刀劈斧削,壁立万仞;面前,是豫北平原和华北平原的接壤处。这里的地理地貌非常奇特,假如是一个晴朗的早上,万里无云的时候站在南天门上,朝歌美景尽收眼底。假如不那么晴朗,空气中会弥漫一种淡淡的白色物体,既不是雾霾,也不是山岚,更不是云雾,那就一定是牧野之战时的硝烟还没有散尽,还在这里飘荡。这硝烟让你追忆朝歌的繁华、殷商的无奈,让你浮想联翩,无限遐想。

为了让大家再次过把瘾,我就带领大家再到唐宋时期一游。

一个皎洁的仲秋之夜,我们邀请到各界名流、文人骚客,在南天门摆上几桌宴席,奉上水果、糕点、月饼,还有吴刚刚刚酿制出来的桂花酒,大家一起举杯邀明月,谈笑论嫦娥,好不惬意也。此时,诗仙李

白早已按捺不住豪情,诗兴大发,随即吟诵道:“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苏轼也激动不已:“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还有一位,因喝多了桂花酒,想起了自己的情人,写下了“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千古名句。各位亲爱的朋友,那情那景,该会是什么样呢?我不敢想了,我怕我真的就成了神仙,再也与大家见不了面了。

因为阴雨连绵,以上两种天气情况我们都没有遇着,却看到了另一番神秘的景象。当我们迎着细雨在南天门上徜徉之际,从山下慢慢升起了一层云雾,从我们的脚下飘过;这一块飘过去了,另一片又飘过来。再放眼望去,南天门四周的景物和村庄全部隐隐约约地笼罩在了云雾中,时隐时现,朦朦胧胧,如海市蜃楼一般。此时此刻,站在南天门上,物我两忘,所有烦恼全部跑到了九霄云外,仿佛自己已经成了天上的神仙。此中滋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登一次南天门,当一回神仙,此生无憾矣。